



毕节学院

BIJIE UNIVERSITY

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诗文卷

主编 汤宇华

远方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大学生

毕节学院
BIJIE UNIVERSITY

主编 汤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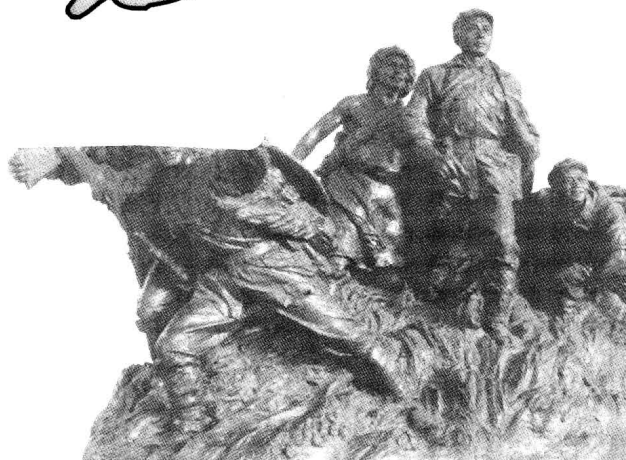
副主编 宋朝

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

文学作品选辑

诗文集

远方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诗文卷/汤宇华主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21-5709-0

I. ①远… II. ①汤…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诗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208 号

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远 方·诗文卷

主 编:汤宇华

责任编辑:刘江华 熊 竹

封面设计:王 煤

照 排:文明清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网址:www.xscbs.com

印 刷: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5.75

字 数:128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5709-0

定 价:16.00元

《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编 委 会

主 任：陈永祥 张学立

副主任：汤宇华 姬异丹 杨保华

陈明刚 梁 杰

委 员：卢凤鹏 漆国江 李德虎

范立红 卢 玲 周 勇

安 琼 崔第品 黄 朵

肖卓娅 蒋宣文 胡 静

顾玉兰 高翩翩 宋 朝



红色大课堂

——《远方》自序

◆ 汤宇华

以林青烈士的名字(李远方)命名的毕节学院大学生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远方》，经我校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指导老师几个寒暑的辛勤耕耘，终于在喜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之际成书了。翻开这一篇篇饱含学子深情的文稿，不禁思绪万千……

原来，红色的记忆从来都不曾褪去；原来，历史的丰碑仍屹立在青年一代的心里。

还记得，烈士陵园里、纪念碑下，红旗抚过学子的脸庞，那过肩的握拳，那一片刻骨铭心的肃穆。当年政史系王德学老师用文言文写成的《清明祭悼》和着沙冒山的松涛、倒天河的呜咽，久久回荡。那一刻，我感慨，年轻的生命只有读懂了崇高的含义，才会有真正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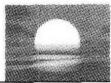
还记得，影视传媒协会组织的红色影片放映之后，悲壮的旋律还在回响，那仅属于青春的双眸还在闪闪发光，一个名叫聂瑞的小伙子讲出一句既有诗性又充满哲理的话：“从来不知道，眼泪可以如此有意义地流淌。”后来，这句话登在了《毕节学院报》的“冰点话题”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我给学院党校的大学生讲，这是我们入党的第一步——在情感上入党。



还记得,报告厅里,黔西北作家李东升老师展开《磅礴乌蒙》那血与火的画卷,动情地讲述“干人”的苦难、长征的足迹、先烈的牺牲,周素园、阮俊臣、欧阳崇庭、席大明……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铺就了通向理想和真理的坎坷之路。那一刻,我在想,对先驱和英雄最好的告慰,是后人在回忆与讴歌的同时,延续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

还记得,大礼堂温暖的灯光下,原地区党史办主任谢正发老师以他浓重的威宁口音向济济一堂的师生介绍“红色毕节”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谢老不愧是党史专家,不仅写得好,而且讲得好,他从毕节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讲到红军在毕节、“鸡鸣三省”等三次重要会议;从林青、周素园等典型人物到讲将军山、哲庄坝等主要战役、战斗,给在场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翔实的创作素材,甚至还列出了一份“红色毕节”资料检索清单。那一刻,我深深地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更为黔西北丰沃的红色热土上有这样勤劳的耕耘者和深情的守望者而欣慰。

还记得,流仓河畔那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社团、不同文学刊物的校园“诗人”、校园“作家”,在中文系卢凤鹏、宋朝等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走出了象牙塔,沿着“红色毕节”的足迹,追寻着《磅礴乌蒙》的故事,走进了“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涉过了赤水河、鸭池河,越过了七星关、黄家坝,在黔西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他们收获的感动,受到的震撼,凝成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开启了他们有生以来最为宏大的灵魂叙事。那些日子,我的办公室常常撞进几个被晒得黝黑黝黑的男孩,常常飘来几个笑脸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女,他们代表自己的文学社,把那些以“红色、革命、悲壮、牺牲、使命……”作为关



关键词的文稿和小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仿佛要告诉我，他们的心中有旗帜、脚下有征途。

还记得，那个阴沉的午后，我坐在书房的窗前，一篇一篇地读中文系守望者文学社送来的黔西北红色题材文学作品集《乌蒙礼赞》中那些虽然稚嫩却流露着真情的文字。罗运欢的《林青的战争》那一连串“这一次，我真的是要走了……”让我感受到伟大与牺牲的结合，特别是那几句啼血般的告别——“姐姐啊，你的嫁妆我不能再为你背扛，在这首诗里，我请了坚强的哥哥为我替你擦去泪光”，让我这个情感已不再外露的中年男人泪流满面——这可是只有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才有的独特表达啊！梁海红的《小号手》不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告诉了我们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密码——人民的队伍，为人民而战。小号手长眠在了麻乍坝子旁边的青山上，猛然间觉醒的老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支真正的穷苦人的队伍，这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藐视的洪流啊！

还记得，演播大厅辉煌的舞台上，林青烈士二十四岁的脸庞是那么清秀，红军与“千人”的雕塑象征着黔西北红色的历史，镰刀和铁锤擎起的红旗漫过近一个世纪。我和王兆春、冯玉珍、肖卓娅等老师一起，与大学生们站在同一个聚光灯下，朗诵着自己的学生创作的诗文。当罗运欢的《远方》那些荡气回肠的句子伴着郑警老师弹出的或悲愤、或激越的旋律震撼着师生心灵的时候，透过观众席上那一双双泪眼，我仿佛看见，在先烈的梦里，荞麦花灿若云霞……试问，大学里还有比这更难忘的夜晚吗？莘莘学子在将来还有比此刻更难忘的记忆吗？

还记得，《远方》的样书即将报送参加全省高校校园文化活动



成果奖评选前夕，宋朝老师坐在大学生自主交流阅读学习中心宽敞的大厅里，逐字逐句地修改着同学们的稿件，周围有少男少女在静静地阅读，窗外清风徐徐，梧桐沙沙，这是怎样的和谐与充实啊！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里引用过的我在一次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讲过的话：在毕节学院80后、90后大学生文学创作的历史上，目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不再是几个诗人集体冒酸水，不再是一群痴男怨女为风花雪月而呻吟，学子们走进了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关于理想和信念的求索。

还记得，经管系漆国江老师在接受为《远方》选配黔西北革命历史图文资料的委托之后，动员了他的夫人——地区博物馆书记孙玲，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共同完成了“红色记忆”史料摘编部分的编辑任务，使本书真正成为文史并举的大学德育校本教材。

还记得，多年以来，陈永祥书记、张学立院长把黔西北红色文化传承作为学校必须主动担当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领导们大力支持，各系各部门通力合作，师生员工广泛参与，让红色旋律始终回荡在流仓河畔美丽的校园，使“红色毕节”成为我们校园文化的独特印记。今天，《远方》的成书，可谓数载磨剑，水到渠成。

还记得……

把这些记忆的碎片串起来，就是《远方》诞生的过程，就是一个红色大课堂在毕节学院形成的历史。

是为序。

2011年5月27日于流仓河畔



远方传奇

——读《远方》笔记

◆ 袁去病

《远方》中有理想之火

2011年7月1日，汤先生发来电邮，说寄来《远方》的书稿，很客气地请我看看，特地说这是毕节学院学生创作的黔西北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选辑。

因为外事活动多，直到10日之后才回京，拆开邮包，见到两本暗红封面的书，估计是速印本，图画不是很清晰，装帧略显单薄。

翻开第一页，大白的底，只有两句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

我注意到毕节学院其实算是非常偶然的，但是从第一封信开始，似乎关系就越走越近，彼此都忙，但是很相知，无形中印证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而汤公有一封信里面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与先生相识相逢，很幸运，很愉快，‘60后’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们之间形成天然的桥梁。”

这就让我很惊讶，如今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提到理想，稀有得比钻石还少！

因为钻石已经普及了，而理想却早已经普遍退役了！

很多人理直气壮地把这个演化过程，叫做代沟。以代沟之名，他们轻而易举地埋葬了缺乏文笔的老一代；以代沟为名，他们喝着



洋咖啡在祖辈的坟前便溺。

不想毕节学院党委一班人等，居然不惧怕代沟，不吝啬理想，不浪费热情，不惜乎掘金历史。

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此之谓也。

在传统的中国百姓看来，有吃、有住、免于欺辱，只能存在于梦乡。

在古典的中国士子看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千万人吾独往矣，被称为梦想。

在近代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为了民族的翻身解放，不单单推翻强加给我们的军阀统治、外邦劫掠，而且砸烂封闭知识的枷锁，攻破遮蔽真相的堡垒。他们不惜以骨肉作柴草，以呐喊动雷霆，以生命为火焰，扫穴犁庭，荡涤尘埃……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的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些，是他们的理想。

理想如图，理想如画，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理想就是幸福，在理想的奋斗中，就是在幸福中。

这种幸福，不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不是单个人的崇拜，或者偶蒙上天垂顾的幸运；这些理想，有火焰的力量，可以从一支点燃到另一支。

这种火焰，有奇怪的力量，当一支像火焰的生命被那些凶煞和愚昧之徒残酷蹂躏时，它们反而会迸发，照亮更多的生命，点燃理想的火炬。

这是以利己主义为根苗的各种思潮、理论始终无法参透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奥义真实！



《远方》反照当前文艺创作“四虚”

虽然现在社会上对革命题材已经敬谢不敏，但也不是没有。

前一段时间，谍战剧很是风靡，但是又有多少真的是革命题材呢？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不错的。

我们民族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本是我们儿童和教育者的巨大的财富和责任。

但是仿佛一个烟圈爆裂，我们的国民情感和认识，眨眼就换了人间、忘得纯粹！快得甚至流血的一代还来不及死光。

我们刚刚跨过建党 90 周年呀！

某所观之，目前革命历史题材普遍的问题有“四虚”，它们是：

（一）矫情，矫情是另外一番风花雪月；

（二）伪造，伪造是一种事实上的否定；

（三）浅薄，浅薄往浅了说是一种怠惰，往深了说，是一种文化的寄生；

（四）短视，短视的表现往往是口号化、脸谱化、断章取义，缺乏时间跨度上的思考和研究，断章取义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来，文化和历史研究与创作上最大的悲催之一！

这“四虚”不仅仅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化创作中普遍存在，更是其他文化创作的常见标记。

综观《远方》的诗文卷和小说卷，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对于以上四种“虚”有着积极并且本能的摆脱和超越尝试。

《远方》像一面发着光的镜子，反照目前的创作习惯。



《远方》文化项目工程——非凡的创举

我想大多数人或许都会探讨《远方》本身的创作。

但是我以为，《远方》文化项目，乃是一个非凡的创举！

这或许是连毕节学院《远方》项目的组织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到的！

我们先看《远方》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和线索：

《远方》以毕节革命历史的一个个片段和英雄人物作为整个诗文集的线索，也是一篇篇诗文的起点和基础。

窃以为，这是一种深切的敬意，更是一种扎实的态度。

无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和设计，这种安排，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绞杀“四虚”的制度性突破。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1942年，在边区苦苦支撑的毛泽东同志就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如此提说。

6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看现在的文艺创作，这个指引仍然切中肯綮。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远方》，恰恰就是在认认真真深入历史，深入到历史发生的地方，深入到历史发生的人物的故事当中！

而且不是一个点，一个坟头，一件遗物，不是的。

而是从根源，从毕节第一个烈士开始，从毕节革命的源头开始，从毕节历史轨迹变化的发端开始，全面深入地铺陈和展示毕节地区几经反复的民族革命斗争与人文历史的变迁，立体而宏观地进行观察、体验、研究，进行心灵的复苏与创作。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远方》文化项目！

笔会、采风、体验、修史等等，都无法完成这样一种对于地区性、文化群体性的挖掘、重塑人性的建构和生发，观察的多角度、多维度、多跨度，文艺创作能力的提升和海量协同增效作用。

没有，也没有人这么做过！

毕节学院一班人，极好地利用了自身的体量和影响，认清自己的目的和学子的状况，从最有营养、最有积淀的烈士足迹的宏观事件，并从 60 多年的历史跨度来观察和研究，行走进去，深入进去，融入进去，感动和升华，就涌流出来！

《远方》自序里面说，汤公游吟婉转——“原来，红色的记忆从来都不曾褪去；原来，历史的丰碑仍屹立在青年一代的心里。”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感情的投入。

但是，请注意，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工程的运作和以下展现——

若是没有组织：

学子们到烈士陵园、纪念碑下，诵读《清明祭悼》，倾听沙冒山的松涛、倒天河的呜咽。

若是没有组织：

红色影片放映活动。

若是没有：

李东升《磅礴乌蒙》血与火的画卷，动情讲述“千人”、长征、牺牲……

若是没有：

党史办谢主任给文学青年们提供了一套清晰而翔实的创作素材，甚至还列出了一份“红色毕节”资料检索清单。

……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诸公开资料的、进行长时间跨度、大群体教育的文学青年研究性采风与体验的系统工程之资源准备呀！

不仅如此，流仓河畔，毕节学院的文学社，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社，不是一个风格！

而是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社团、不同文学刊物的校园“诗人”、“作家”，在他们最应该拔节灌浆的文学创作成熟前期，在老师的指导下，走出象牙塔，这是古典的游学呀！

现在，又有几个学校，有这样的胆气和见识，愿意冒着学生外出的风险，来塑造和锻炼他们，扩展他们的见识，增长他们的历练呢？

又有什么样的人，愿意冒着乌纱风险，为这已经“没落”的红色文艺，让一群不成熟的学子，创造艰涩的主题呢？

又有什么样的大学，愿意在学校内容忍和鼓励诸多的学社、文学社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呢？

这是毕节一个二本地方院校，利用自己万人高校的学生资源，长久擘画，精心哺育，为毕节试验区和这样的文艺创作进行的多风格、多特色文学社团的人力资源工程的系统准备呀！

“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赤水河、鸭池河、起星关、黄家坝……

以及晒得黝黑的男孩、女孩……

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观察、思考、吸收、灵魂的丰满和成熟，真正艺术能力生根和抽芽的塑造与形成过程。

演播、结集、成熟、参赛、评选，就是《远方》项目成果的形成过程。

毕节学院，成功地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完成中国乃至世界史



上,首次以学院为单位、以毕节地区为范围、以 60 年历史为跨度、以青年学生文学社群组为骨干的文学历史创作项目工程。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费用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先例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他们居然就在没有什么保护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它不仅仅非凡在没有先例,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活动,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窗口,让我们看到,大群体、大尺度、大协同,能够在文化创作上带来的空间和力量。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活动对于参与其间的文学青年们,绝不仅仅是一次实习、一次采风、一次笔会、一纸奖状、一本书上的作者姓名;而是一种扎实文风的开始,一种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开始讲述的习惯的开始,一种从滚滚红尘中遥祭猎猎红旗,坚定的意向和执著的品格形成的开始,一种从历史跨度来思考个人与群体、聪明与制度、利益与理想、风格与风骨、现实生活的多参量、多冲突,同时也是多协同习惯与能力的开始。

善于加强引导和组织,他日这些学生之中必然有擎天之才的群体涌现,也是学弟学妹的榜样先锋。

这样的突破,应当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后辈可以继续沿着前辈的道路,创作改编话剧、轻音乐剧,可以组织拍摄电视连续剧、电影,可以研究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并且协助组织刊物……

这是一个非凡的创举,毕节学院,实施了一个巨大的以红色创作为目标的复杂项目,并且,他们开创了一种模式!

一种模式的创造,更胜过许许多多的散乱的个案。

我认为,这样的创举没有出现在富庶、繁华、高校云集的地区,



而出现在偏远、闭塞、资源匮乏的毕节，不仅是毕节学院的创举，更是毕节“试验区”设计思想所催生的“龙种”。

恰如尼采所言：“只有经历过地狱磨炼的人才能拥有创造天堂的力量。”

读《远方》后的鼓励 and 希望

通读了两卷《远方》，除了赞叹，也希望谈谈创作。

所谓千姿百态，个人看法中，不免有理解不深，浮皮潦草的成分，但汤公所遣，不敢马虎，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诗文本身内容最好要完备些，不需要太过依赖于解释和故事背景。

诗歌文字短少，创作要求深邃凝炼，很不容易，中国诗词歌赋，各样生活事务都有好的体裁可以容纳。

某观诗歌卷，有不少长诗或者片段，铺陈反复，确实叙述了不少事情，看起来也很切题，但还是过于平淡，间或也有些口号和感叹，常常觉得苍白，当然对于学生创作来说，驾驭长诗，确实很难。

诗歌当然是个人感觉和感情的产物，但是如果只有个人感觉和感情，谈谈恋爱是好用的；当做文章，也许不太足够。

如果短诗把握不好，其实可以学学写叙事长诗，学学荷马就挺不错。

第二，是否有一首叙事诗歌会更加完美？

荷马史诗的重要特点是有历史性故事，因此在创作上，主线故事和矛盾展开，都有迹可寻，也容易记忆，正因为有情节展开，丰满和推动就容易。

其实《远方》是红色经典记忆为主的文学创作结集本，并且事实上已经以历史的时间线索来贯穿了，统一许多作者的多种文风，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再进一步,不仅仅是一个结集本,而是发展为一首叙事史诗,通过关键节点和关键时间的诗歌与故事来连缀,私下以为《远方》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更容易提升。

当然,作为初次尝试,做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作为一个小的建议,能够有一首叙事体史诗统管全局,如果来得及的话,至少会增色不少。

另外,顺便提一下,长篇叙事体史诗,确实很难创作,也很少有机会会有题材可以创作!

也许,下一届活动中,我们有幸能够瞻仰到这样的作品。

第三,明确效法的对象、学习的标杆,有利于提高创作水平和效率。

上次来毕节讲座,我就在黑板上写:立足相对优势,瞄准顶尖高手,与真正的成功者为伍。

其实在文艺创作上,这个原则也是适用的,本次整个《远方》项目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立足相对优势,而且优势明显。

那么,顶尖高手是谁呢?真正的成功者是谁呢?

毛泽东同志的诗文就为一时之巅峰,我们的年轻作者为什么不学习毛老师的风格和思考方式呢?

叙事,又有谁能够超过那个瞎眼的吟游诗人荷马呢?

直白,岂不该学习杜甫吗?

狂放,怎么能不谈李白?

超脱,何如鲲鹏展翅的庄子?

白描,马致远已成不朽的标杆!

而且海外的诗人也可以学习呀。

时间有限,这里就百里杜鹃为引写一首诗,百里杜鹃是毕节重要的人文景观,以为《远方》创作之和诗。